

林譯小說

第二集

第三編

天女離魂記下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1011579

天女離魂記卷下

第十七章

已而馬迷進曰。伊司木以婢子來取意旨。女令馬迷入室。不令出。

已而近三旬鐘。卽聞有叩門聲。馬迷出視。迴報曰。伊司木來矣。問

天女何言。女曰。吾無言。卽聞門闔似伊司木已去。此時闌然無聲。

大日辨天且陰陰欲雨。萬籟皆寂。女視此院落中。似爲鬼氣所蒙。陰慘不
復火燄之發。熊熊然。女不知火光之所自來。忽見門開。有八人。昇一

物。而進其上。蓋之以氈。至於女前。揭則達雷嬰之尸也。矛兵曰。

天女。此吾主人令昇尸至此。以踐其言。主人不久。卽至矣。女見狀。
卽伏其尸。視之。四肢均冷。女問來人曰。請言其死法。中有一人曰。

死無創痕。女曰：何由得死來？人曰：蓬雷嬰未死而渴飲水，後卽僵。女聞言曰：知之必以毒藥盡之，恨吾此間初無毒藥，卽呼馬迷曰：馬迷，汝試出觀爾。主人以藥殺此無辜之人，馬迷旣睡見狀哭曰：馬甫梯中大禍至矣！不久上天降禍，並戮及無罪之人，將來蘇嚕。兵之矛鋒及吾胸際矣！謂八人曰：汝輩胡不殺此野獸？大家立奔，且將尸埋之遠地，不留憑證，爲大兵所見，趣行必瘞此尸。汝輩趣奔吾不留矣！馬迷語後果奪門而去。此時天光亦黑，此昇尸之八人亦言曰：吾輩胡不逃亡？中有一人曰：勿遽奔，必從馬迷言，瘞此尸以滅迹，復有一人曰：蘇嚕人曾言果殺此人，則兵來後雖鼠子亦不之留。今當先藏此尸，吾輩舍之而去。若遇伊司木，則矛死之，否則留待天譴語後，八人同心以氈蓋尸，昇之而去。時院中

沈黑女獨立如木偶。竟不能少動。卽自言曰。嗟夫。世界中剩我一人。語音甚微。然其冤憤之氣。挾此聲吻。如巨霆驟發。直達上帝之殿。下矣。忽心思一動。不期別成一人。心思覺驚惶悲慘之思。一時盡渺精神。燦發忽爾大笑。似此一笑。天地亦爲震動者。心微覺饑。見案上陳有食物。則取而大嚼。言曰。達雷嬰未死之前。乃飲水而亡。吾今亦何妨同飲此水。與達雷嬰同歸於盡。以省踽踽涼涼。孤行於蠻荒也。於是行於庭除而歌。歌聲甫發。似有無數之神鬼。同聲而嚎。悲響四徹。女聞而止其歌。時大雨垂及。電舌伸縮。舐黑雲之堆。女一一狀之。皆似鬼物。女遂登屋頂而上觀。然伊司木已乘間而至。女肅然無懼。惟思屋頂非接談之地。果伊司木已直逼而上。又將如何。此時非上帝有靈者。燦差羅殆矣。方女獨立屋頂。

時手尙執矛。左手則執竹竿。意欲以禦電剽者。已見雲散電收。似鬼物亦盡縮其舌。不再吐矣。然盛雷不雨。空氣蓊鬱已極。在黑暗中聞牆外有奔突之聲。已而門開。有一人履聲。直入屋中。女在屋頂。知伊司木至矣。女思身藏屋上。而伊司木在下。或尋覓。不見。幾欲失聲。而笑計一笑。轉爲所聞。不如靜以待之。見伊司木往來庭中。直至樹下。四覓不見。似已入屋中。四索又不見。則然火覓之。火光一燐。而女已知之。伊司木置燈於几。四出呼囁。女不之應。伊司木既不見女。卽自言白逃乎。然胡能安逃。苟非傅翅而飛。何能脫此樊網。或且非神。蓋吾之所重者。其肉體。非重其神明也。此物必有巫術。足以迷我不然。彼棄我如遺。我何爲中心如醉也。是中決有魔鬼。吾一見。卽墮其魔道之中。伊司木正自言如夢囁。女在屋

項怒斥之曰。然。爾果墮魔道。死期近。瀕地獄之門矣。伊司木大驚。幾仆於地。卽曰。汝在何處。果何人耶。女不答。伊司木曰。此非嫖差羅之言耶。或自盡而見靈乎。然自盡亦佳。吾決不能以此美人落諸僉王之手。語後。奔入屋中。取燈。忽閃電大明。而馬甫梯之牆垣。一一都見西嚮黑物。屯積無數。如黑點。然女以爲必馬甫梯人往西而奔也。更嚮東望。則黑點尤多。然閃閃有光。似矛鋒也。女知蘇。嚙。兵。至。矣。不惟在外。亦有越牆而入。已近牆外者。電光過後。復警。見院中伊司木獨立而仰觀。電過後。乃無見。似伊司木長踞庭心。而祈禱者。此時電光復警。雨點且至。伊司木始見女立於瓦上。身尙未死。仍爲人也。卽曰。嫖差羅。汝趣下與我談心。女凝立不動。準備其所爲。伊司木盤旋院中。不轉當。亦當登屋與女語。顧電光。

時明時黑攀援不及累仆於地再蹶再起必欲攀登伊司木力引茅茨且登矣女注矛其面伊司木欲登而防矛欲下而防跌懸空不能自決卽曰媒差羅且下須知吾之冒罪皆爲汝也汝宜下而與我諧合永爲夫婦女大笑厥聲至獮伊司木自電光中見女面頃刻萬變女曰達雷嬰之死汝以何毒殺之汝毒藥之佳或爾心中之毒血爲之想汝死時胸中必作無數小孔也伊司木不能答女曰爾所部均與爾合乎果與爾合者何爲昇達雷嬰之尸而去且吾父母之靈亦赦爾勿治乎將來上帝之判斷亦將恕爾而不納諸地獄乎此特言爾鬼爾但以蘇嚕言之汝將受鞠於王前或受鞠於天女之前汝胡不回頭問蘇嚕之人因以矛指牆外曰兵至矣俄頃之間吾卽訊汝吾爲問官卽以此矛爲陪審之人汝不

觀。大兵至邪。女方以矛外指。適閃電一過。兵已奪門而入。伊司木卽下取鎗。意以禦敵。顧未及得鎗。已爲蘇嚕兵所擒。卽有一人大呼。聽之。則塔博沙也。呼曰。天女吾已至此。請速下判斷此野獸。女曰。塔博沙。眞天女之魂。已上升所留者。吾之肉體耳。今天女之神靈。尙在天中。似飛鷹之高旋。瞬一野兔。塔博沙聽之。爾蘇嚕之人。殺我父母於拉嗎。所報者酷。汝當知之。今達雷嬰已死。而伊司木尙妄想得吾之軀幹。乃以毒藥殺達雷嬰也。塔博沙聽之。天女爲伊司木所辱。汝竟不來右助。乃奔至拉嗎。殺天女之父母。何也。今天女神矣。不附吾體。如鳥之脫樊而飛。而吾特天女所遺之軀殼耳。顧天女之靈。弗附然。尙借吾口以告爾。謂爾蘇嚕之人。將來必受天誅。誅且無類。尤囑汝輩。送我往尋那衣。那衣卽西斐女也。語。

後大哭。女哭時人人聽之。感震異常。一憤天女之去。一防後來之災。衆齒震震不能爲詞。已而電過。衆見天女舍矛舉手向天。如有所言。秀髮四披。二目耿耿。確信其爲神靈。則爭伏於地。以手自掩。其目無敢正視。已而電過。復黑。卽有一人入屋取燈。則天女已下於庭。心然亦無人能知。其所以下者。乃相驚以神怪。卽伊司木亦見之。自知非死不可。卽以手引天女之裙。求恕其命。女大呼。衆亦大震。女曰。賊安敢引吾衣以汙我兵。卽以矛桿擊其腕。以目視塔博沙。取進止塔。博沙曰。勿傷之。命見國王。方能處以殊刑。伊司木哀呼曰。螺差羅救吾命。吾惟愛爾。所以至此。幸勿縛示蠻王。令吾處於極苦之地。女聞言。少止其怒。卽以蘇嚕語告之。曰。吾無力死汝。死汝者上帝也。吾且問汝。爾我何仇。乃以兵殺我父母。並毒我。

情人。且以至慘毒之辣手。驅去吾之魂靈。須知吾今日。但有軀幹。
無魂魄也。塔博沙汝昇我行。吾不欲更居此濶濁之區。使人形穢。
語後。卽有數兵縛伊司木。引天女出門。過一小道。力闢其門。引天
女至對面之小山洞中。用蔽風雨。行次雷電交作。風聲亦厲。女旣
至洞中。坐於洞口。見蘇嚕兵大掠馬。甫梯縛伊司木於堡中樹上。
時有小屋火發。乘大風起。火遂四煽。全堡皆焚。而蘇嚕之兵亦間。
有瘞於火中者已。而火勢撲及大樹。卽有一人通身皆火。狂奔而
出。垂及垣門。有一屋經火而圮。此人爲圮屋所阻。乃反奔及山崖。
之上。此處以地險。故不築垣。此人帶火沿崖而下。趨此人髮亦全。
焚則以手自撲其旁爲深澗可五十尺。此人卽倒墜於澗中。卽伊
罰木也。明日蘇嚕人起其尸瘞之。伊司木之辱了矣。塔博沙點其

軍數。死者亦夥。不惟堡中之人。蘇嚕兵死者。有五十人。創者不在此數。遂擁天女至土其拉河塔博沙曰。此爲天罰之權輿。而馬甫梯之城則全燬。至今夷爲荒墟。青草彌望。而伊司木之姬妾。則四散不歸。後此亦無人敢築室其地。蓋常見伊司木之鬼。被火滿身。自崖下墜厥狀甚厲。當火發之時。而風雨大作。兵皆雨立。女則沈睡於石洞之中。明日始醒。是夕蘇嚕兵忍凍而死。及受病而成瘦者。亦復非鮮。女醒後。塔博沙聚衆而議。謂將以兵追取馬甫梯逃人耶。或整兵歸蘇嚕。卽有兵官言曰。此間人受禍已酷。且伊司木已伏天誅。可以勿問。况天女尙生。然已狂易。且達雷嬰被毒死。尸亦煨燼矣。吾思馬甫梯人。不敢與吾軍抗。而先逃。則非黨惡可知。何必窮追而殲滅之。復有人言曰。是間人安得無罪。以其人忍。

心助伊司木取天女殺其父母並毒殺達雷嬰其逃非悔心萌蓋懼罪也於是復有人言曰國王之命雞犬弗留今吾不殺其人但取其畜詎云有功遂大爭論不已衆曰請質之天女塔博沙乃引兵官諸人面燥差羅燥差羅此時枯坐如癡塔博沙語後女曰衆引我見那衣語後不爲決殺人事衆見天女之言且見馬甫梯人已四散不可尋迹况軍中又多病人遂下令曰天女令引牲畜歸蘇嚕語後遂行其不能行者則昇之而歸女此時無馬但有步行左右數尺以外衆持矛夾侍女且行且笑有時大笑似與神靈相語但野人不之見耳然女每發笑兵皆慄懼計未歸蘇嚕而燒者凍者病者已相屬天罰之驗已見於馬甫梯矣行及正午衆皆進食女近狂易而食量愈進已而行及巴希路河以雨盛之故河水

遼深。衆不能渡。衆卽在河濱立帳。彼此互懇。以爲否。於是議。搜
殺。爲甫梯逃人。復有人伐樹結屋。以居天女。天女忽復大笑。如狂。
易發。奔至水邊。立躍入水。爲水飄流而去。衆大呼。然天女則已薨。
過彼岸塔。博沙防。天女斃於水中。卽下令曰。天女所在。吾輩必從。
天女死者。吾輩亦無生法。衆曰。如令。於是。以手相引。作一大圈羣。
趨下。水女尚在水中。浮沈忽爾。潛身水中。忽又伸首水外。適上流。
有斷樹。自上流下。駛女卽潛於水底。不爲斷樹所觸。時河流甚急。
有大石。當流女以手前抵。轉過大石。河淺可揭而渡。女已徐徐登岸。
而立塔。博沙。自水中仰望。知出險矣。則大喜。過望女週身。皆水。
兵呼曰。女子可渡。吾輩何由。弗前一人曰。彼非女子神也。神焉得死。
亦吾輩死耳。然亦堯水而渡。至於深處。已有數人沈於河心。於

是。以。善。水。者。前。行。不。善。水。從。其。後。彼。此。牽。引。而。渡。遂。盡。渡。總。計。人。
數。其。死。於。半。渡。者。又。數。人。行。時。留。病。人。以。視。牛。畜。餘。皆。至。對。岸。朝。
天。女。衆。雖。不。幸。然。天。女。尙。存。則。私。自。慶。幸。以。爲。不。辱。王。命。女。見。塔。
博。沙。點。人。數。點。訖。報。天。女。以。死。亡。之。數。女。曰。死。者。定。數。天。所。命。也。
非。我。之。咎。語。後。復。大。笑。塔。博。沙。曰。死。者。固。天。譴。卽。如。伊。司。木。叢。過。
如。山。烏。能。不。死。哉。此。時。衆。皆。疲。極。則。伐。木。結。屋。然。火。以。熏。天。女。之。
衣。襦。然。女。出。入。水。中。初。無。所。傷。衆。尤。以。爲。神。而。稱。異。塔。博。沙。遂。以。
人。至。村。莊。中。覓。食。且。以。女。子。來。伺。天。女。時。蘇。嚕。之。法。每。山。必。立。一。
堠。據。此。傳。語。及。於。國。都。以。天。女。尙。存。告。王。也。

第十八章

是日。衆。屯。於。河。上。不。行。惟。夜。中。有。巨。獅。至。啣。兩。病。卒。而。去。尤。有。二。

人爲巨石所觸。破其顱亦死。明日食至。且有莊女數人。進侍天女。莊女至時。女如無見。但曰。那衣安在。那衣爲西斐之女。汝輩可昇我面。其人衆於是起行。女亦步往。是夕宿山莊之上。而國王之使者已至。一見天女。致其歡悅之意。女如無所聞。則縱聲大笑。使者驚惶失措。不知所爲。此時使者奉國王所賜服。以白猿之皮爲之。女一見。卽奪而衣。此時之知覺似尙未泯。知所穿衣已破。勢在不能不易。是日衆復起行。行經一處。田疇沃衍。禾稼盛美。遂遇一怪特之事。忽見西北有黑雲蓋天。而來視之。非雲。則蝗障也。一見田疇。爭下而食。俄頃之間。萬緣全渺。但餘赤地。卽樹葉草根。都盡全村。男女。爭出哭聲。沸天矣。而牛馬見草盡。亦奔突鳴嗥。蝗旣食禾。都盡。盈千累萬。盡死于赤地之上。奇臭熏人。空氣爲濁。卽清溪之。

水亦爲死蝗之戶所漬積而成毒飲者大病枕籍而死村人則舉一里長來迎天女請移災祲於他部勿苦此莊之人女但曰此非吾所司汝將來尙有兵災以妄殺善人宜有是報里長聞言懊喪而去顧天女所至卽有蝗陣從之亦不知其所自來已而至安古漏越入城之先而蝗蟲已先飛集廬市皆滿如深秋落葉田禾旣盡則食其屋上之茅及盾皮衣裙一一皆入蝗吻國衆大怪爭出捕蝗而婦女之髮亦爲蝗蟲所齟爭驚呼而手撲之去而復集然聞天女至則傾城出迎仍送天女至故居之山上時夕陽已落萬衆爭隨呼聲四徹平時女侍見女來歸則亦人人喜悅女是夕亦不見王衆以爲倦王亦不強與之相見女遂沈睡王卽召塔博沙及兵官問天女道中狀明日女晨起復坐水邊而塔博沙及一兵

官人面請見下家安。女不置可否。然與已在門。女舍輿不御。直步至宮門。女行時傾巷出觀。而蝗蟲則仍與人相雜。而行。女至因都庫魯宮面玉。而下家安已同大臣坐於簷下。女入大臣盡起爲禮。女徐行。衆觀之。較前爲美。然女已病狂易。眼光凝滯。不復如前之鑿徹。衆以坐榻投之。女以目注地。不言。王亦省省。不能自安。卽令塔博沙布告天女來去。及被難事。塔博沙曰。吾始侍天女。至土其拉河。天女與一白人同渡河。而伊司木則先渡河。一時許。天女命我。以明日獨身過河。不挾一人。但引白牛載行李。迨吾明日至拉。囁天女家。見牧師及其妻。已同死於室中。其下尙有一兵。是伊司木所領者。已中彈死。吾自屋中出。花園之中。尙有一兵。在欲死未死。聞言。天女及自人。已爲伊司木所縛而去。語後此卒立死。吾聞